

一场叩问之旅

——“实践社会科学：历史与理论”研修班学习感悟

苗佳欣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当代中国史专业博士生）

参加黄宗智的“实践社会科学：历史与理论”研修班，对我来说，更像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学术“寻根”之旅。我现在正处于迷茫、没有问题意识、知识体系零散、好像清晰又觉得不得要领的阶段。抱着学习和交流的心态，我申请了该研修班，通过这八周的学习，有些困惑解开了，也学到了很多具体方法，更在内心经历了一场关于“真问题”的拷问。

一、寻找内心关切：从“兴趣广泛”到“真实感”的追问

黄宗智老师在文中坦陈，他早年关于梁启超的博士论文虽然在学术上尽可能精准，但远远没有解决自己心底里最关心的矛盾和问题，一度陷入不十分在乎的状态。直到他发现自己心底里真正最关心的问题是了解中国社会底层的实际，投入满铁资料的研究之后，才感到学术研究具有无穷的趣味。他将此归因于一种伴随人生阅历而来的真实感——对什么才是真问题的判断力，其形成不仅来自学术训练，更来自深层矛盾中的挣扎历程。

这段话让我陷入了思考，也跟朋友讨论，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从事学术研究的意义何在。黄老师的经历、赵刘洋老师之前的分享，都让我感受到情感与意义的重要。学术研究最持久的动力，往往来自研究者内心深处的情感根基。我自己常常会对这个或那个选题产生兴趣，但这种兴趣往往只能维持一段时间。表面上看这是兴趣广泛，其实恰恰是我还未找到自己真正关心的问题。

黄老师的研究经历说明，真正具有生命力的选题，应当与研究者自身的生命经验、价值关怀和深层矛盾发生实质性的关联。他在文中写道：“感情，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的来源和动力，其实比理性的认识起到更根本的作用。”当一个问题与研究者最深层的关怀相连时，研究才能获得持续的内在驱动力。

发现这样的选题并非易事，很多时候因为毕业、因为找工作，可能会做一些自己觉得没什么意思但又“稳”的选题，我不清楚这是不是弯路，或许正是学术成长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环节——在持续的摸索中，逐步辨认出那个与自己最深层

的关切真正相连的问题。

二、读书笔记的写作：如何准确阅读？

研修班的训练特别强调，学术专著都应带有一个中心论点来概括其经验证据。阅读时，首先要掌握其中心论点，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然后用三、四段总结次级论点，同时总结经验证据，并且要注意概念与经验证据的连接。最后要回答：作者把你说服了没有，为什么？甚或更进一步：如果由你来写这本书，你会做怎样的修改？我以前读书，往往只关注作者说了什么，却很少去追问作者为什么要这么说，他的论证逻辑是什么，他使用的经验证据是否足以支撑他的论点，很多时候都在被作者带着走。

而对于理论著作，在准确理解理论的基础上，要将作者的理论放回到其产生的历史和实践脉络中去检验。其次，要学会追问：它对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实际或自己的研究有什么用？不能为了理论而理论，必须带着问题意识去读。理论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工具，要善于从不同理论流派的交锋点出发，根据实际的经验和实践证据来建立自己的概念和解答。我们从理论中得到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

虽然八周时间很短，我也还没有真正掌握这套方法，但这个假期的训练让我阅读的时候始终保持谨慎的态度，学会抓住作者的中心论点和次级论点，对于为日后寻找和论证自己的“真问题”大有裨益。

三、知识的“地方性”

研修班最让我受教的，是黄宗智先生对于“理论与中国经验”之间关系的深刻剖析。我们必须从中西不同的历史脉络中，去把握中国所处的独特国情。

首先，不要沉迷理论，要用辩证的角度去看。学习理论，不应限于任何一个传统或流派，而应从掌握各个主要传统的基本论点出发，借助它们来反思其他各个流派，用经验实际来决定取舍，完全可以同时采用不同理论的不同部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大多是基于西方的历史经验抽象出来的，它们有其特定的适用边界。如果我们不加批判地将这些理论照搬到中国，就会陷入认识危机。

其次，知识具有“在地性”，必须扎根于中国实际。中国的国情极其复杂，试图用单一理论解释中国都是徒劳的。比如，“人情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半工半耕”的家庭模式，这些都是中国特有的社会事实，它们不能用西方的“理性人”假设或“市民社会”理论来简单解释。要理解这些，就需要深入到中国社会

的底层，读原始的经验材料（比如满铁材料、地方档案），听普通人的声音，从中提炼出准确描述中国的概念和理论。在方法上，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如何将经验与理论连接。只有当我们理解了这些“在地性”的知识，才能做出有生命力的学术研究。

最后，研修班或许回答了我困惑很久的问题——学术研究对我的意义何在？它不是一场脱离现实自说自话的智力游戏，而是与世界建立深刻联系的一种方式。